

面罩轻纱的
神箭队女官
驾临后宫

将皇后逼疯
引得三王相争

颠倒天下
只为摆正一人的倒影

胜者为夫

「桃之夭夭」
最虐心的宫斗大戏
纸上版
《美人天下》

本宫不红
天理难容

爱一个人可以不要命，但是
不可以不要脸……



冷胭 /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温润如玉宁北王
巧取豪夺大将军
邀她共享江山的「父皇」
谁主卿心？胜者为夫！

SHENGZHE
WEIFU



胜者为王

冷胭/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•沈阳•

© 冷胭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胜者为夫 / 冷胭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2.9

ISBN 978-7-5313-4313-4

I. ①胜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7563 号

胜者为夫

责任编辑 王晓娣
责任校对 张 斌
装帧设计 粉粉猫 姚 洁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冯 娟 刘思月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337 千字
印 张 10.5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313-4

定价: 22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目录



楔子 回忆/001

我躺进了这口双人合葬棺，静静地等待着最后一刻的来临。只是当时我丝毫没想到，世上真的有“峰回路转”这回事，也完全不能料到，这样的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。

第一卷 惊天霹雳劫祸至/005

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公主就够如履薄冰的了，在失去身为宠妃的母亲的庇护之后，皇帝后爹竟要立自己为后？！本指望两情相悦的恋人能救自己逃出生天，却没想到迎来的是灭顶之灾。

第二卷 荆棘密布重逢路/035

被青梅竹马的儿时朋友所救，本以为回到家乡后能远离仇恨和思念，却不料一场战事再次将恋人拉至眼前。不得不面对的重逢，无法抵御的回宫之路。

第三卷 万般仇恨皆是误/078

毁灭自己的仇人近在咫尺，却陷入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痛苦中，谁来告诉我那样蚀骨的灾难只是梦一场，梦醒之后，我依然可以欢欣地将终身没入他的怀抱。

目录



第四卷 谁敢回头望那负心郎/120

谁是谁的替身，纵我千般痛恨却也堪堪承受貌似真爱的重量，曾记得月下相依，你温润如水地吻我，耳边絮语“一对月，一双人”，如今冷眼看我深巷官斗，我又该如何自处。

第五卷 物是人非烟水错/160

知道真相又能如何？抚摸着自已残破的脸颊……我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，再见了！我此生唯一爱过的男子，玉白哥哥。

第六卷 此情但愿长相依/200

若世上真有如此浓郁的爱……不相弃不相欺，踏平所有仇怨纠缠，我们是否能不看繁华只相拥？

第七卷 生不同衾，死当同穴/241

你曾问我：如果某天你与他，只能救一个，我会救谁？

我说：救他，而后与你同死……

玉白哥哥，你听到了吗？请等等我……



楔子

[回忆]

我坐在院中，看着进进出出忙碌的人们。整个院落已经被布置一新，充斥着新婚的喜庆颜色，连院中的树木和盆景，都被扎上了彩绸。

望向身边的白梅树，我想起上一次来这里时，还是冬天，白梅的花瓣点点飘洒，如落雪般清美，他坐在我对面说，连酒中都带了梅香，问我可喜欢？我却冰冷又厌恶地不想理他。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我会在某一天，再次来到枫川，只为跟他补上一个成亲仪式。

即使，他现在已经闭上了眼睛，静静地躺在棺椁里。

正厅中，一口双人合葬棺椁伫立着，也按我的要求将棺椁周围都细细地用红绸装点了，透着肃杀的喜气。

“娘娘。”女官轻声唤我，“喜服已经备好，是您为皇上更衣，还是……”

“我来。”我接过喜服，向正厅走去。

棺盖被缓缓打开，我的心一阵抽搐。他面色安详地躺在那里，宛然如生。我仿佛看到他突然睁开眼睛，笑着说：“琳琅，过来。”

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，却半晌也没等到他像从前一样拥我入怀，手上一片冰凉。女官缓缓拉住我的手，哽咽道：“娘娘……娘娘请节哀……”

我回过神来，他仍安静地闭眼躺着。泪水“吧嗒”滴落，我连忙擦了擦，探身进棺，和女官一起扶起了他。

他的身子已经僵硬冰冷，若不是有名贵药材护持，只怕早已开始腐烂。我轻手轻脚地为他解开衣衫胸前的扣子，他胸口上那一道深长的疤痕赫然在目！





我脑中轰响，那天的一幕幕霎时闪现！他虚弱地躺在我怀中，我紧抱着他准备抵挡硕大的钢刀！是谁在撕心裂肺地呼喊，那钢刀的凛冽之气已然充斥在耳中！可他，原本是我要保护的他，却忽然推翻了我，扑在我的身上，用全身护住我，挡住了本应刺中我的长刀！他的胸口被刺穿，滚烫的鲜血喷溅了我一脸。而那刀锋，离我不过毫厘。

我心口大痛，浑身抖动不能自持。女官忙扶我在一边坐下，她唤了人来给他换了内里衣衫。正要套喜服时，我又缓缓走上前：“我来。”

我为他舒展手臂，费力地将那喜服套进去，又细致地给他系好扣子和衣带，穿好红色长靴，戴上新郎喜帽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想起他对着我吻了又吻；想起他紧搂着我泛舟湖上；想起他在我生辰那天，在御书房喝得大醉；想起他为了我而弄得一身伤痕险些死去；想起他在我要随别人离宫那日，在宫殿二层哭得像个孩子……

而我，在这三年的时间里，大半都在对他折磨怨恨，弄得后宫鸡犬不宁，让他本已死灰复燃的心，再添累累伤痕……好不容易抛开一切怨怼重归于好，却已是天人永隔，永无再见之日！

我都做了些什么？从最开始不明真相的仇恨，到后来自私懦弱的退缩逃避，最终成了现在的永生遗憾。那些曾经美好的日子，就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，每时每刻都在刺穿我。

我再也控制不住，用力将自己的头向棺椁上撞去，“砰”的一声响。

女官用力抱住我，泣道：“娘娘不要这样！娘娘不要！您说皇上临终前要您好好活着，您要听皇上的话啊！娘娘！”

“走开！”我推开她，“他说要和我永生永世在一起的！他说的话没有兑现，我又为什么要听他的话？”我发疯似的向棺椁上撞去，很快又来了几个女官牢牢将我抱住，我挣脱不开，在她们怀里哭到筋疲力尽，还兀自说着：“那你们给我个痛快的死法啊！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，白绫找不到，剪刀找不到，连一根针都找不到！你们就忍心看着我撞棺而死吗？就不能让我死得好看一点儿吗？”

“娘娘！娘娘！您还没跟皇上成亲，皇上的心愿未了，您忘记了吗？！”

发聋振聩的一句话，立刻让我停了下来。是啊，他的心愿我还没完成，我怎能就这样死去？不是又自私了一次吗？

女官们见我呆呆坐着，连忙扶我起来，把我安置在椅子上。她们不安地看着我，我淡淡地说：“去忙吧，我不会寻死。”

“娘娘，希望您是一直不会寻死才好……”女官们说完都退了下去。

我一直枯坐到行礼前，才去内室换喜服。镜中的自己，被喜服映衬得格外喜庆，只是面上覆着面纱，遮挡着我双颊的伤痕。自他闭上了眼，我有很多天不曾照镜子，今日一看，镜中人形容憔悴，没有半分新娘的喜色。他总是说，希望我在他面前可以自如地摘下面纱，不要有诸多负累。而他，也真的疼我如昔，毫不介意我脸上的丑陋，甚至还细细亲吻我的脸颊。是我一直放不下，走不出自己深深的自卑，还故意让他误会我喜欢上了别人……

为什么，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儿鼓起勇气，重新走向你？如果我能早一些解开心结，那么即使最终还是这样的结局，我也能与他有多一点儿的快乐日子吧？他也能少一些痛楚和相思吧？





泪水打湿了面纱，汨汨难止。

也许这是我该受的心痛。当初那些选择不过是片刻的念头，现在，是我还债的时候吧？

“娘娘，吉时到了。”女官在门外唤道。

我盖着盖头，在喜娘的搀扶下走进正厅，手中牵着的红绸，另一端系在他的手中。我认真而虔诚地下拜，泪水倾泻在地。厅中鸦雀无声，女官和众位随行的将军们，大概都强忍着悲酸吧？连唱礼官的声音都哽咽了，那一声“送入洞房”听起来怎么像在哭呢？

棺椁被缓缓抬起，我跟随后一起向内室走去。我将他们都拦在了新房的门外，进去单独陪着他，不理睬门外一片叫喊震天，劝我不要做傻事。

傻事是什么？为了不值得的人寻死，是傻事；为了倾心爱怜的男子，追随他一同而去，这还能叫傻事吗？

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正经事。

我躺进了这口双人合葬棺，静静地等待着最后一刻的来临。

只是当时我丝毫没想到，世上真的有“峰回路转”这回事，也完全不能料到，这样的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。

仿如梦一场，却又无比清晰刻骨。

一切，还要从太渊三十五年的冬天说起……



第一卷

惊天霹雳劫祸至

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公主就能够如履薄冰的了，在失去身为宠妃的母亲的庇护之后，皇帝后爹竟要立自己为后？！本指望两情相悦的恋人能救自己逃出生天，却没想到迎来的是灭顶之灾。



一、皇帝后爹说：“朕，要立你为后。”

太渊三十五年冬，雪，一直没有停。

母亲整日躺在床上，面色惨白。这是她五年来第三次小产。所有妃嫔、宫女、太监都对迎薰宫避之不及，生怕引燃皇上的怒火而大祸临头。母亲的前两次小产，牵连处死的宫人和太医数以百计，甚至包括位分较高的妃嫔。

太后在锦妃的搀扶下来过一次，无非是说些好生安养的话语。在我看来，那和善的面容里带着无尽的嘲讽和愉悦。皇上面色铁青，不便对太后发作，直接给了锦妃一个耳光，大声呵斥：“若是查出这次小产有你的份儿，朕灭了你全族！”

只有我知道，母亲的每一次小产，都是因为自己服用了堕胎汤药。她每次小产都是一次折磨，憔悴得就像即将凋谢的花朵，又逐渐在全体太医和宫人的小心呵护下，渐渐缓过来。前两次小产让皇上犹如惊弓之鸟，这一次给母亲保胎时，太医们不敢有丝毫懈怠，连保胎药也是增加到了最大剂量，于是母亲便用了更大剂量的堕胎药。

这一次，怕是撑不过去了。

她对自己，总是如此狠心。

我站在迎薰宫外，望着结冰的湖水，满心都是悲凉。若是我早知道这秘密，早知道进宫后母亲只能支撑这五年，我又何必在最初的光里，固执得不肯同她说一句话，不愿再让她抱我一次？

“天冷，怎么站在这里？”不用回头我也知道，是玉白哥哥到了。他常在下朝后来宫中看我，给我带些应节物品或者宫外的稀奇玩意儿。我双手拢着的狐裘暖手罩，便是他送给我的。

我望着皇上的御辇浩浩荡荡地进了迎薰宫，知道他是下朝后随皇上一

同过来的。这几日皇上来迎菡宫的次数更多了，有时还整夜守着母亲不眠不休。这，也算是有些真心的吧？

我扯出一个笑容：“屋里憋闷。母亲一直昏睡，不知何时会醒。”

玉白哥哥的眼睛里，有着让我宽慰宁神的东西。他似乎是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今日早朝，大业派使臣前来请求和亲。若是皇上说起，你要有个准备。”

大业是太渊的邻国，和亲也是百年来一贯的示好方式。不过现在宫中适龄的公主只有两位，一位是先皇后所出的大公主慕珍，另一位就是五年前获封公主尊号的我。先皇后是太后的亲侄女，大公主备受太后宠爱，只怕是舍不得远嫁的。而我，一直是太后的眼中钉肉中刺。

玉白哥哥见我不说话，又说：“不过你也不必太担心，我会打点好一切，然后——”

我忽然觉得心怦怦直跳，似乎已经预料到他要说什么。我抬眼看他，果然望见一双晶亮的眸子正对着我：“迎你出宫，做宁北王妃——我唯一的女人。”

迎你出宫，做宁北王妃——我唯一的女人。

连日来的阴霾，被这句话一扫而空。我使劲儿地点点头，又觉得似乎应该矜持一些，顿觉自己两颊飞红，烧得不像话。母亲曾说：“玉白是个真男子，若我有生之年能看见你们成婚，那就再无遗憾了。”可母亲，能看得到吗？

“公主！公主！”环云的声音急急地传来，她奔至我面前，扑通跪下，“公主快回宫！娘娘不好了！”

我疾步向前走，却突然腿软踉跄，玉白哥哥一把扶住我，稳稳揽住。他几乎是半扶半架地将我带回了迎菡宫。



太医们跪了一地，皇上大声呵斥着。玉白哥哥将我带到母亲床前，我趴在床沿看着她。母亲微睁了双眼，看见我来了，抬起了手。我一把抓住她瘦弱的手：“娘亲，你不能抛下我啊！”

母亲微微笑了笑，看了看玉白哥哥，又看向我：“娘亲……没什么牵挂的了……只有一件事……”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，我凑近听，她在说，“速——速——离——宫！”

我心里一惊。莫非母亲也知道大业求亲的事情了？皇上怎么可能在她病重时还与她讲这些政事，即便选定的是我，也不应对母亲言明让她忧心。正在疑惑，母亲忽然挣扎着起身，狠狠开口：“速速离宫！”

说罢，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母亲倒了下去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我愣愣地看着母亲，半晌没有反应过来。她是离开我了吗？再也不会醒来了吗？迎菡宫的荣宠不衰，母亲的暗自垂泪，我对母亲的冷嘲热讽，太后和锦妃的不断为难……五年来的一切在我眼前晃荡，直晃得我头晕目眩。

我终于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：“娘亲——”

皇上扑了过来，将我挤到了一边，玉白哥哥扶住毫无力气。皇上悲痛的神色连我都觉得心里发酸，他呆愣了很久都没有言语。等他起身，跪地的一众太医便被宣判了死刑。

母亲被追封为仁宣明德慈静高皇后，比先皇后的赐封还要多两个字，这令太后十分不满，但她的反对没有任何效力，皇上自顾自地隆重操办母亲的后事。我看着迎菡宫平日里的喜庆颜色在半个时辰里全换成了惨白，安静呆滞地坐在母亲的棺柩边。玉白哥哥被皇上派来守护母亲的棺柩，亦是安静地陪在我身边，不时提醒我饮水用饭。

我每日都看见皇上在迎菡宫中出入，才知道他已罢朝多日。先是太后来劝，来骂，后是大臣们在宫外呼啦啦跪了一地，山呼万岁乞求他上朝理政。这一幕很熟悉，五年前这群大臣也是这样劝阻皇上不要纳母亲为妃，连劝阻的话语都没变，无非是“江山社稷为重，祖宗规矩不可轻废”之类。而皇上依旧如五年前一样徘徊不去，只是如今，是在母亲的棺柩边。

若不是深爱一个人，也不会在她死后如此任性癫狂吧？若是他知道，母亲每次小产都是自己所为，他会作何感想呢？

我轻轻叹气。

“恒宁，你跟你母亲，长得很像。”皇上突然开口。我才注意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走到我面前来了。他的眼神有些阴郁，我下意识地紧张，转头看玉白哥哥，他却不在宫中。

“宁北王在宫外应付那些多事的大臣。”皇上解释了一句，“你今年，有十七了吧？”

我点点头，心想皇上大概要说与大业和亲的事情了，玉白哥哥已经教过我如何应对。

但皇上顿了顿，开口却是：

“朕，要纳你为妃。”

我恨这句话。五年前，他也是这样跟母亲说的，导致了母亲现在的早死。不然，虽然父亲战死沙场，我和母亲还能在苏凉的家中安然度日，我能奉养母亲安享天年。我心里的愤恨瞬间超过了震惊。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临终前那句话的意思，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，愤然起身：“你休想！”

皇上面有愠色，却未发作。也许我的反应，与当年他被母亲拒绝时差不多吧。他望着母亲的棺柩说：“你母亲是绝代佳人，你现在更是青出于蓝。朕从不轻易宠爱某个女子，你母亲是头一个。朕在金銮殿上一看到她就喜欢上了，不然也不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将有功之臣的未亡人收入宫中，连带着你都封为公主，列入皇家齿序。平心而论，这些年来，朕对你们母女的宠爱，已经超过了对任何妃嫔和任何公主。”

我还想发作，却见玉白哥哥站在宫门口，隐忍的面上是紧锁的眉头，他对我摇了摇头。我咬唇忍耐下来，冷冷地看着皇上。

“朕的后位已空悬多年，待你母亲大丧结束，朕便立你为后。”他的语气不容置疑，说完也不待我答复，转身走了出去。玉白哥哥忧心忡忡地看了



我一眼，跟随皇帝一同走了出去。

我望向屋外，雪，下得更大了。

一连几天，玉白哥哥都没有来。

环云说，宫中已经传开了皇上要立我为后的消息。太后震怒，数次宣召，皇上却避而不见。今日太后带了一众老臣堵在皇上的寝宫外，老臣们跪了一地，太后也从凤辇上走下来，在锦妃的搀扶下直挺挺地站在寝宫门口，看样子不达目的不会罢休。

“皇上一直没有出来，寝宫外的人都成了雪人。太后有些支持不住，一众老臣也颤颤巍巍。”环云观我神色，谨慎开口，“再这样下去，只怕……”

我不禁觉得好笑：“当年不也是这样？让他们跪，看能不能跪出一个跟当年不一样的结果。那我倒是感谢他们了。”

“皇妹——”大公主慕珍疾摆碎步朝我走来，未及禀报的宫人追了进来，跪在我面前。我挥了挥手让他退下了。

“皇妹！你快去劝劝吧，只有你开口让皇上收回成命，太后及老臣们才会离开。这么冷的天气，这么大的雪，太后的身子怎么受得住？”

我看着她一身的华贵之气，颈上的翠金流珠链子散发着夺目的光彩。还记得这是地方上贡的精品，共有两件，进献给两位公主的，太后却摔碎了其中一件，将另一件亲手戴在慕珍的脖子上，并说：“那名不正言不顺的东西，也配和珍丫头戴一样的贡品吗？哼！”

慕珍见我的目光流转过她的脖颈儿，连忙取下了这链子，双手呈给我：

“皇妹若是喜欢，便拿去吧！只求皇妹能随姐姐走一趟——”

不等她说完，我劈手夺下那项链，一把摔在地上，颗颗硕大浑圆的珍珠散落下来，滚得到处都是。慕珍惊愕地看着我，我倨傲地看着她：“现在知道来求我了？我母亲被太后用刑哭喊到沙哑，被锦妃用雪水浇透全身瑟瑟发抖的时候，你就在边上看着，怎么不知道开口求一句？！”

慕珍震惊慌乱地摇头：“我，我，我怎敢忤逆太后……”

我收回逼视她的目光，淡淡地说：“也对。那现在，我怎敢忤逆你那高高在上、手握生杀大权的父皇？”

慕珍双眸泛泪，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。她曾经也这样怯怯地看着玉白哥哥，提醒他不要忤逆太后的意思。我实在嫌恶她的泪水，背转了身子，要环云送客。慕珍的脚步渐渐远去，却突然停下：“你真的，要做父皇的妃子吗？”

我心里一紧，再回头时却已换上了高傲的笑容：“你弄错了，你父皇他，要立我为后。”

慕珍整个人微微一颤，却突然有了笑容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宁北王一直向父皇进言的事情，才恼羞成怒，要做皇后的吧？”

我没弄明白她怎么突然说起玉白哥哥，傻傻地问：“进言什么？”

慕珍的笑意更盛，虽然努力隐藏，却还是在她脸上四处流溢：“这几日，宁北王一直向父皇进言，为江山社稷黎民百姓，要父皇放下儿女私情，将你送去大业和亲。”

我呆住，脑子里嗡嗡直响。

慕珍莞尔：“你跟宁北王走得很近，宫中尽人皆知。但你也知道，你们的身份天差地别。他注定，是我的驸马。他对你，不过是……”她没有再说下去，留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轻巧地转身离开了。

我缓缓地坐下，浑身无力。我知道她后面没说完的话是想说，玉白哥哥对我，不过是审时度势罢了，不过是见母亲得宠，便来讨好于我。环云见我眉头紧锁，凑过来小心开口：“奴婢也听闻这几日，王爷一直与皇上商议大业求亲之事。但事情到底如何，您别听信大公主的一面之词。以王爷的才智，奴婢猜想，定是有了完全的转圜计策，才会这样对皇上进言的。”

我愣愣地点头，心思却如屋外的大雪，纷纷扬扬从天而降，落在地上却悄无声息，只见白茫茫一片，望不到尽头。

玉白哥哥说过，一切由他打点，要我不必忧心。我想起太后一直想把慕



珍许配给玉白哥哥，我想起皇上默许的姿态。身世显贵的大公主曾言，只有叱咤疆场从无敌手的宁北王才能与她匹配。皇上曾言，要为玉白哥哥寻一个天地无双的女子。我知道，玉白哥哥家满门忠烈，他父亲为救护皇上而死，他是世袭的王爵，天生的贵胄。

而我，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公主。

可他说过，要迎我出宫。那诚挚的眉眼深印我心，一刻不曾忘怀。而现在，他却要将我送去嫁给别人！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！送去那蛮荒之地！

我的心一阵阵颤抖，止不住。

我稳定心神细细回想，玉白哥哥从未骗过我，从未对我许下任何做不到的诺言。

我告诉自己要相信，却思绪纷乱，辗转难眠。

玉白哥哥，你，为什么不来？

二、两道圣旨，任君挑选。

太后在皇帝寝宫前昏倒，皇上终于从寝宫中走出，吩咐宫人将太后送回。太医们忙不迭地奔向太后寝宫，皇上压抑地坐在外厅，一时间没有人敢言语。直到太后喘息过来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。太后气息不畅仍不忘拽着皇帝的衣襟训斥，皇帝一时滞留在太后寝宫。

环云在宫中多年，耳目众多，细细将听来的消息一一说与我。我当做笑话听着，冷眼看着迎薰宫内多出的一些陌生面孔的宫人。自母亲大丧，皇上时常派人前来帮忙处理殡葬事宜，宫中伺候的人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。这些陌生面孔都身手矫健，耳聪目明，看似专心地做着手里的活计，或是安静地立在一旁等候召唤，但其实都是伺机而动。

到底在伺机什么？在等待什么？

环云亦是发现了一切，却一样不动声色，只在与我的眼神交会间彼此揣